

明

史

明史卷三百六十六

本卷應作卷三百六十七

列傳二百十八

列傳二百十七

袁繼成

朱大典

張國維

路振飛

胥

櫻摺重熙

楊廷麟彭期生

萬元吉

郭維經

袁繼成字季通宜春人天啓五年進士授行人崇禎三年冬擢御史戶部尚書率自嚴議加派繼成力陳五可慮不能從坐監臨會試縱懷扶舉子謫南京行人司副將行以熱審在適力請寬恤其意為錢龍錫張鳳翔易昌發也己而諸人果獲釋遷主客員外郎主事周鑑論宦官削籍繼成抗疏救之言陛下惡

忠臣沽名莫若收其名歸之于上唐陸贄有言諫者
多表我之能受諫者激表我之能容使鑣言當陛下
受之名在上不當陛下容之名亦在上况鑣所言多
指斥內臣以此獲罪恐廷臣以鑣為戒內臣之過歷
于上聞非所以通群臣杜奸慝也不報七年春權山
西提學僉事未行會總理戶工二部中官張彝憲有
朝覲官冊之奏總咸上疏曰陛下允內官之請特
在剗釐奸蠹非欲群臣屈膝內官也此令一出靡然
成風上自藩臬下至守令莫不次第叅謁屏息低頭
得免呵責為幸夫一人輯瑞萬國朝宗諸臣未覲天

予之光先拜內臣之座尚得謂有廉耻乎逆瑞方張
乾兒義子猶昏夜拜伏今則白晝公庭恬不知怪率
天下為無耻事此臣所太息也至諫官以言為職不
言則有墨刑言而被罰此衰世事近者給事中李世
祺以論輔臣溫體仁既降罰之矣後罪及考選之銓
臣吳鳴虞此何意也語曰養鳳欲鳴養鷹欲擊若鳴
而箝其口飛而絀其羽養鳳與鷹何益且大臣有過
言官言之即斥為邪試問言官以從諫大臣為邪乎
糾正大臣為邪乎言官與大臣忤斥以為此令言官
與大臣合交結詭隨其為此不更甚乎今考選在即

銓臣必將徧問諸臣汝必不勅大臣然後授臺諫臺
諫相與括囊為大臣者終其身無敢議此大臣所甚
利忠臣所甚憂也帝以浮詞切責之蔡憲見疏大恚
奏言朝覲官責冊所以尊朝廷繼成優馭之曰尊朝
廷莫大于尊朝廷之典制守令見藩臬行屬禮典制
也見內臣行屬禮非典制諸司入都投冊吏部典制
也先揭內臣非典制事屬典制雖坐受猶以為安事
屬中官雖長揖祇增其辱伏見高皇帝建官內臣自
中服靴帽皆與外臣別而尤嚴交結之條內臣不得
絕外臣猶外臣不得絕內臣也臣前疏愛外臣以耻

正愛彞憲以禮奈何坐臣以蹠笏重罰夫路馬不齒
禮豈為內臣設而乃妄引為殺臣阱乎帝復切責之
乃身身赴任較聞公明聲望大著巡撫吳姓薦其廉
能請加優擢而巡按御史張孫振以請屬不應叩之
特疏誣總戚賊私事帝怒逮總戚責姓回奏姓極稱
總戚賢斥孫振誣抵諸生聞總戚遠群隨至都伏闕
訴冤總戚亦列上孫振請屬狀及其賊贖數事都御
史言孫振倒置是非大負巡方職有詔逮訊總戚得
復官孫振坐謫戍天下快之十年除湖廣叅議分守
武昌時宗室橫甚每誣人負責捕禁于家罄財乃已

謂之打馬繼威嚴禁之宗室數人剽城中白之楚王
論治如律賊首呂瘦子作亂討平之巡撫余應桂知
其能奏兼僉事分巡武昌黃州賊老回回革裡眼等
七大部犯黃陂黃安繼威馳救賊引退與黃岡知縣
徐調元築城六千餘丈一月而竣十二年以故官移
淮揚督鹽中官楊顯名勒監司行屬禮文牒用申請
繼威悉釐正之顯名怒奏于朝詔錫二秩調用兵部
尚書傳宗龍奉繼威遣才帝不納督師楊嗣昌以其
知兵引參軍事明年四月用廷推擢右僉都御史撫
治耶陽未一年襄陽失陷被逮宗室士民頌其善政

乞以身代罪留撫殘疆帝不許遣戍貴州十五年秋
吏部推為總督帝責兩司擅舉寢其議已而廷臣交
荐起故官總理河北屯政未赴會賊逼江西廷臣設
重臣總督江西湖廣應天安慶軍務駐九江乃擢總
威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以行時總威在南都
聞命賊已陷武昌左良玉擁兵東下人情洶洶總威
遇于蕪湖激以忠義良玉遂還復武昌而朝議忽以
呂大器未代命總威復督屯政大器與良玉不相能
長沙袁州俱陷疆事益迫廷議復推總威代之帝曰
總威久改屯撫遷延不赴法宜重懲念江西告警許

戴罪辨賊不效則并治前罪甬抵鎮京師陷福王立
頒詔至武昌良王不肯拜總戚致書併言倫序之正
乃始拜受及高傑封興平伯總戚因入朝面奏曰封
爵以勸有功無功而封則有功者不勸跋扈而封則
跋扈者愈多王深然之曰事已行奈何忻城伯趙之
龍曰馬士英引傑渡河宜令往輯總戚亦言之王曰
彼不欲往今輔臣史可法願往總戚對曰陛下嗣位
初難以恩澤收人心尤當以紀綱肅衆志蓋君德以
英分為主乞振作精神申明法紀冬春間淮上未必
無事臣雖鷲願奉六龍澶淵之舉王有難色閻臣姜

曰廣曰繼威所言非遽為此事要不可不存此心繼威又詣榻前密奏曰左良玉雖無異圖然所部多降將非孝子順孫且陛下初登大寶人心未免危疑意外不可不慮臣當星馳回鎮許之繼威赴閩責可法不當封傑士英嘆之俄陳致治守邦大計中引高宗用黃潛善汪伯彥事士英以為讖已並不悅會湖廣巡按御史黃澍挾良玉勢劾奏士英十大罪士英深恨之使人糾澍罪擬旨逮治澍謀于良玉陰詔將士大揮欲下南京索餉保救澍總威為留江漕十萬石餉十三萬金給之且代澍申理以良玉倚仗澍為

言士英不得已免澍遠繼成既與士英陳所陳奏及
題用文武官悉被停寢明年正月言今元朔受賀人
以為拜手稱觴之日陛下當以為崇膳卧薪之日乞
痛念大耻未雪以周宣之未央問夜為可法以晚近
長夜之飲角觥之戲為可戒省土木之功節浮濫之
費戒輸臣工後私鬪而急國讐臣每嘆三十年來徒
以三素葛藤血戰不已若要與一書已經先帝焚毀
何必復理其說書苟未進宜寢之即已進宜毀之至
王者代興從古亦多異同平勃迎五漢文不聞窮治
朱虛之過房杜決策秦邸不聞力究魏徵之非固其

君竊達大度亦其大臣公忠善謀謝贊其美請再下
寬大之詔解圍靡殺入之囚斷草野株連之案王降
旨俞其言而士英輩方以要與排善類力持之不毀
也御史袁弘勛者初以竊遣戍赦還橫于鄉為張若
麒所劾再遣戍至是復官益咆哮上疏論三案請追
罪王之案孫慎行楊健左光斗及鄭三俊吳牲等而
末言繼成倒身怙逆罪甚無特應與案內諸奸並究
繼成復跪辨報聞時群小皆不善繼成汰其軍餉六
萬軍中有怨言繼成既爭不得力求罷又不許繼成
以江上兵寡而鄭鴻達載艦又不還議更造檄九江

僉事葉士彥于江流截買樹木士彥家蕪湖與諸商
暱封還其檄總戚耻令不行疏劾士彥士彥同年御
史黃耳鼎亦劾總戚且言總戚有心腹將枝勸左良
玉立他宗良玉不從蓋欲離兩人交也良玉先不拜
監國詔聞之蓋疑懼乃抗疏力辨明與總戚無隙致
耳鼎受指使而言要典宜再焚議者遂謂總戚與良
玉倡和脅制朝廷由是群小銜總戚不已將召入宮
之權為刑部右侍郎王曰彼地須總戚耳此地何須
不允復推為戶部右侍郎亦不允時都下有偽太子
之說寧南侯良玉既爭不納遂與士英輩有隙總戚

疏言太子真為非臣所能懸揣真則望行良玉言為
則不妨從容審處多召東宮舊臣辨識以解中外之
疑疏未達良玉已反初繼威聞李自成兵敗南下恐
由岳州犯長沙入江西境命都將郝效忠陳麟鄧林
奇守九江自統副將汪碩畫李士元等援袁州已登
舟矣聞良玉反復旋九江良玉舟抵北岸貽書言願
握手一別為皇太子死九江士民泣請繼威往紓一
方難繼威曰寧南語難順舉動與前幸往必墮計士
民請益堅遂與監紀余有灝會良玉于舟中良玉言
及太子下獄事大哀次日舟移南岸繼威恐良玉入

城俗諸將以單騎往良玉袖出皇太子密諭劫諸將
盟繼成正色曰密諭從何來先帝舊德不可忘今上
新恩亦不可負良玉不得已約不破城改檄為疏駐
軍候旨繼成歸集諸將城樓洒泣曰兵諫非正晉陽之
甲春秋所惡可同亂乎約與俱拒守而效忠及部將
張世勳等出與良玉合兵遂入城殺婦女掠財物繼
成欲自盡黃澍入署拜泣曰寧南無異圖公以死激
成之大事去矣副將李士春密白繼成隱忍到前途
王文成之事可圖也繼成以為然出城而責良玉良
玉時已疾篤兵望城中火光及曰予負袁公嘔血

數升是夜死其子夢庚秘不發喪諸將推為帥意格
舟東中朝皆疑繼威同反而繼威所上書率不得達
乃書衣帶以死自誓會

大兵已下南都諸將多納款繼威勸夢庚旋師不聽
乃遣人語林奇等不可為不忠事林奇與碩畫士元
移舟避皖湖中陰遣人迎繼威而效忠已結繼威赴
其軍云入南昌為後圖繼威信之將及湖口夢庚效
忠已降于

大清遂遣將執之北上明年三月執不肯降見殺同
時有張亮者四川人舉于鄉崇禎時歷榆林兵傅泰

議者能舉用薦改安廬兵備監禁軍討賊頻有功十
七年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其地福王既立亮聞李自
成兵敗西奔奏言賊勢可乘請解職視賊所向督兵
進討從之尋召入京議事馬士英革意不在賊復遣
還任明年四月左夢庚陷安慶亮被執及夢庚北行
扶亮與俱來間赴河死

朱大典字廷之金華人冢世貧賤大典始讀書為人
豪邁舉萬曆四十四年進士除章丘知縣天啓二年
擢兵科給事中中官王體乾魏忠賢等十二人及乳
媪客氏假保獲功所廢錦衣許世襲大典抗疏力諫

五年由左給事中出為福建副使進右叅政以憂歸
崇禎三年起故官蒞山東尋調天津五年四月李九
成孔有德圍萊州山東巡撫徐從治中砲死擢大典
右僉都御史代之詔駐青州調度兵食至七月登萊
巡撫謝璉復陷于賊總督劉宇烈被逮乃罷總督及
登萊巡撫不設畱任大典督主客兵數萬及閩外勁
旅四千八百餘人合勦之以總兵金國奇將率副將
新國臣劉邦域叅將祖大弼祖寬張鞏遊擊栢永福
及故總兵吳襄襄子三桂等以中官高起潛監護軍
餉抵德州賊獲犯平度副將牟文綬何惟忠等赦之

殺賊魁陳有時惟忠亦被殺八月巡按監軍御史謝
三賓至昌邑請斬逆帥王洪劉國柱詔逮治之兵部
尚書熊明遇亦坐主撫悞國罷去三賓復抗疏請絕
口勿言撫事國奇等至昌邑分三路國奇等關外兵
為前鋒鄧玘步兵總之從中路反埽進昌平總兵陳
洪範副將劉澤清方登化從南路平度進秦將王之
富王文緯等從北路海廟進檄遊擊徐元亨等率萊陽
師未會以牟文綬守新河諸軍皆攜三日糧盡抵新
河東岸亂流以濟祖寬至沙河有德迎戰寬先進斬
國總之賊大敗諸軍乘勝追至城下賊夜半東遁圍

始解守者疑賊誘砲拒之起潛遣中使入諭圍城相
度明日南路兵始至先是有時被殺九成等令招遠
黃縣及海濱居民僱土囊二十萬剋日積城下履之
登城先期一日而敗國奇等遂擊賊黃縣斬首萬三
千俘八百逃散及墜海死者數萬賊竄歸登州圍臣
等築長圍守之城三面距山一面距海墻三十里而
遠東西俱抵海分者戍賊不能出發大砲官軍多死
傷李九成出戰相當十一月九成搏戰降者洩其謀
官軍合擊之馘于陣賊渠魁五九成有德耿仲明有
時毛承祿也及是殺其二帝嘉解圍功進大典右副

都御史將吏陞賞有差是月國奇卒以襄代攻圍既
久乃射書城中令馬騏出議事騏故秦將陷于賊常
秦賊密謀欲馳知而生心且使賊自殺也騏果遣使
報密與被掠副將龔正祥陷賊舊將岳永墜等十六
人軟血為內應六年正月朔事洩賊執斬之賊糧絕
食人熬人油為燭恃水城可走不降及王之審祖寬
奪其水門外獲墻賊大懼二月中旬有德先遁載子
女財帛出海仲明以水城委副將王秉忠己亦以單
舸遁官軍遂入大城攻水城未下遊擊劉良佐獻轟
城策匿人永福寺中穴城置火藥發之城崩官軍入

賊退保蓬萊間大興招降始釋甲俘千餘人獲秉忠
及偽將七十五人自縊及投海死不可勝計賊遂平
有德等走旅順島帥黃龍邀擊生擒其黨毛承祿陳
光福蘓有功斬李應元惟有德仲明逸去乃獻承祿
等于朝磔之先一日有功脫械走帝震怒斬監守官
刑部劾多獲罪未幾被執伏誅叙功進大興兵部右
侍郎世廕錦衣百戶巡撫如故八年二月流賊陷鳳
陽毀皇陵總督楊一鵬被逮詔大興總督漕運兼巡
撫盧鳳淮揚四郡移鎮鳳陽時江北州縣多陷明年
正月李自成等圍滁州連營百餘里總兵祖寬大破

之大典會總理虛象弄進襲獲破之賊乃引而北再
窺鳳陽大典急還兵遏賊叅將鮑釗力戰賊始退十
一年賊復入江北大典提兵通之賊謀窺茶山大典
與安慶巡撫史可法遏之賊乃西遁大典先生失州
縣賊視事是年四月以平賊踰期總督洪承疇以
下俱論罪大典再貶三秩賊趨潁州復為大典所却
尋叙援勦及轉漕功盡復其秩十三年河南賊大入
湖廣大典遣將救援屢有功進左侍郎明年六月以
寇患益棘命大典總督江北及河南湖廣軍務仍鎮
鳳陽尚辦流賊而以可法代督漕運賊帥袁時中衆

數萬橫穎亮間大典率總兵劉良佐等擊破之敵奔
有差大典在事七載有保障功然不能持廉屢為給
事中方士亮章正宸沈迅御史鄭崑貞忻城伯趙之
龍等所劾詔削籍候勘事未竟而東陽許都事發許
都者諸生豪俠負氣憤縣令苛斂作亂圍金華大典
子萬化募健兒禦之後賊平所募者不散大典聞急
馳歸知縣徐調元聞都兵籍有萬化名言大典縱子
交賊巡按御史左光先聞于朝得旨速治籍其家充
餉且令督賦給事中韓如愈趣之已而京師陷福王
立劉宗周革勸其召募勅王給事中熊汝霖請以充

為事官用之北方吏部尚書徐石麒等覆如其奏請
令巡撫河南有詔詰問石麒言河南殘疆令自練勁
旅所費不貲非優之也竟不許已而誠意伯劉孔昭
兵部侍郎徐人龍等白其縱子交賊之誣而大典亦
自結于馬士英阮大鍼乃召為兵部左侍郎踰月進
尚書總督上江軍務左良玉興兵命監黃得功軍樂
之福王奔太平大典與大鍼入見舟中誓力戰得功
死王亦被擒兩人遂走杭州會潞王亦降大典乃還
鄉郡據城固守唐王聞就加東閣大學士督師浙東
踰年城破闔門死之

張國維字玉筍東陽人天啓二年進士授番禺知縣
崇禎元年擢刑科給事中劾罷副都御史楊所修御
史田景新等魏忠賢黨也御史胡良機給事中陶崇
道等六人先為忠賢所逐及起用顧憲之外國維以
為言六人乃復留已陳時政五事言陛下求治太銳
綜核太嚴拙者踴躍以避咎巧者委蛇以取容誰能
展布四體為國家營職業者故治象精明而腹心手
足之誼實薄此英察宜效也祖宗朝閣臣有封還詔
旨者有跪揚屣上而爭一事者今一奉詰責則僂首
不違一承改擬則順旨恐後倘處置失宜亦必不敢

執奏此特順宜戒也召對本以通下情未有因而獲
罪者今則惟傳天語莫睹拜聽臣同官熊奮渭還朝
十日旁措一詞違蒙譴誦不可稍加薄罰示優容之
度乎此上下宜洽也其二條諸平刑罰溥膏澤帝不
能盡用進禮科都給事中宗師地震規禁政甚切邊
太常少卿七年擢右僉都御史巡撫應天安慶等十
府其冬流賊犯桐城官軍覆沒國維方壯年一夕積
髮頓白明年正月率副將許自強赴援遊擊滿可大
知縣陳爾銘守桐不下賊乃攻潛山知縣趙士彥重
傷卒攻太湖知縣金應元剽奪尾永寧被殺國維至

解桐園遣守備朱士引趨潛山把總張其威趨太湖
士引殺死自強遇賊宿松被傷相當安慶山民築石
以扶賊賊多死乃越英山霍山而遁九月賊復由宿
松入潛山太湖他賊掃地王亦隨宿松等三縣圍維
乃募土著二千人戍之而以兵事屬監軍史可法明
年正月賊圍江浦遣守備蔣若來陳于王戰却之十
二月賊分兵犯懷寧可法及左良玉馬壙遇之復犯
江浦副將程龍及若來于王等拒守諸城並全賊又
圍望江遣兵援之亦解去十年三月國維率龍等赴
安慶禦賊澧家店龍率數千悉沒賊東陷和州含山

定遠攻隋六合知縣鄭同元噴走賊遂攻天長國維
見賊勢日熾請于朝割安慶池州太平別致巡撫以
可法任之安慶不隸江南巡撫自此始也議者欲并
割江浦六合伴國維岩嶺江南不許國維為人寬惠
得士大夫心屬郡災傷輒為請命多獲寬減奸民張
漢儒計錢謙並瞿式耜陸文聲計張溥張采國維斥
漢儒等誣固忤執政溫體仁奪俸蘇州去任推官周
之蘊希體仁指復軒溥等國維亦力白其誣築太湖
紫昌二城建蘇州九里石塘及平望內外塘長洲至
和等塘修松江捍海堤涿鎮江及江陰漕渠並有成

績居六年遷工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理河道
歲大旱漕流涸國維涿諸水以通漕山東饑賑活貧
民無筭十四年夏山東盜起改兵部右侍郎兼督淮
徐臨通四鎮兵獲漕運大盜李青山衆數萬據梁山
濼遣其黨分據韓莊等八閘運道為梗周延儒赴召
北上青山謂之言率衆獲漕非亂也延儒許言于朝
授以職而胥小竟截漕舟大焚掠迫臨清中官劉元
斌走國維合所部兵擊降之獻俘于朝帝率太子二
王御午門磔諸市兵部尚書陳新甲下獄帝難其代
以侍郎馮元龍攝既乃召國維代之召見德政殿慰

勞甚至乃定職守賞罰格列上載世職酌推陞慎咨
題等七事帝皆報可會開封陷河北震動條防河數
策帝亦納之時外吏考選者皆欲得給事而帝以巡
方任重將蔡注御史首輔周廷儒令國維荐時敏等
十二人察外郡城守以既有巡按不可復遣御史遂
並授給事獨御史蔣拱辰不與有怨言及出監趙光
扈軍謂國維害己抵昌平既疏劾國維國維言拱宸
挾怨誣詆拱宸再劾國維溺職請如丁汝璽陳新甲
故事正失陷名藩之罪御史趙謨右拱宸言國維忠
諒有餘不能延攬群才惟任香吏國維再疏求斥不

許十六年四月我

大清兵猶在畿內國維檄趙光抃拒螺山八總兵之
師許濟言者蓋誠國維帝乃令解職復以附會延儒
及螺山喪師事逮下獄蘇州民間之爭詣闕乞貸帝
念其治河功十七年二月俾出獄候命三月召對中
左門獲故官兼右僉都御史馳赴江南浙江督練兵
輸餉諸務國維條上生財七事即馳出都行十日而
都城陷福王召之令協理戎政尋叙山東討賊功加
太子太保廕錦衣僉事吏部尚書徐石麒去位衆議
歸國維烏士英惡之用張捷國維乃乞省親歸南都

英守踰月潞王監國于杭州不數日出降閏六月國
維朝魯王于台州請王監國即日移駐紹興進國維
少傅兼太子太傅兵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督師江
上總兵官方國安亦自金華至馬士英素喜國安匿
其軍中請入朝國維劾其十大罪乃不敢入連復甯
陽於潛樹木城緣江要害聯合國安及王之仁鄭遵
謙熊汝霖孫嘉績錢肅樂諸營為持久計

順治三年五月國安等諸軍之餉瀕王走台州航海
國維亦還守東陽六月知勢不可支作絕命詩三章
赴水死年五十有二

路振飛字見白曲周人天啓五年進士除涇陽知縣
大吏詣魏忠賢將建祠涇陽振飛執不從邑人張問
達忤奄坐追贖卅萬振飛故遷延奄敗事解流賊入
境擊却之崇禎四年徵授御史疏劾首輔周延儒卑
汙奸險薰邪醜正啓宵小奔競之門短豪傑敢言之
氣祈立斥以濟揆路被旨切責未幾陳時事十大弊
曰務苛細而忘政體表廉耻而壞官方民愈窮而賦
愈亟有事急而無事緩知顯患而忘隱憂求治事而
鮮治人責外重而責內輕嚴于小而寬于大臣日偷
而主日疑有詔旨而無奉行其言深切時政帝但付

所司而已山東兵叛劾巡撫秦大成孫元化且論廷
儒曲庇之罪帝不問已劾吏部尚書閔洪學結權勢
樹私人秉銓以來吏治日壞洪學既辨振飛復力駁
之乃自引去侍郎劉宇烈勦山東叛將無功振飛劾
罪之廷推南京吏部尚書謝陞為左都御史振飛歷
諷其醜狀陞遂不果用六年巡按福建海賊劉香數
勾紅夷入犯振飛懸千金勵將士于是游擊鄭芝龍
等大破之詔賜銀幣俸滿以京卿錄用初振飛論海
賊情形謂巡撫鄭維璉不能辨語侵之維璉罷去命
甫下數奏擬振飛乃力暴其功維璉後復召用振飛

俄上疏請暫止錢穀刑名之奏深思安危安亂之幾時
御文筆召輔臣問九卿賢否武臣問樞部臺諫問憲臣
荐揚者立狀保結與同功罪帝以立狀非典制不從八
年夏帝將簡輔臣振飛言枚卜盛典使黃緣者竊附則
不光如向者周延儒溫體仁等公論俱棄宅揆以後民
窮盜興辱已者必不能正天下時延儒已斥而體仁方
居首揆大恨已而振飛按蘓松請除輸布收銀白糧收
免四大患民困以蘇會常熟奸民張漢儒訐鄉官錢謙
益懼式邦體仁坐振飛失糾擬旨令陳狀振飛白謙益
無罪語刺體仁體仁益恚激帝怒誦河南按察司簡較

入為上林丞累遷光祿少卿十六年秋擢右舍都御史
總督漕運巡撫淮揚明年正月流賊陷山西振飛遣將
金聲桓等十七人分道防河由徐泗宿遷至安東沐陽
且圍練鄉兵媯以牛酒得兩淮間勁卒二十餘萬福周
潞崇四王避賊同日抵淮大將劉澤清高傑等亦棄汎
地南下振飛悉延接之四月初聞北都陷福王立于南
京河南副使呂弼周為賊節度使來代振飛進士武愮
為賊防禦使招搖徐沛而賊將董學禮據宿遷振飛擊
禽弼周愮走學禮竿弼周法場命軍士人射三矢乃解
殊之縛愮狗諸市鞭八十檻車獻諸朝後亦伏誅五月

士英欲用所親田仰乃罷振飛全仰代振飛亦遭母喪家無可歸流寓蘇州尋錄功卽家加右副都御史振飛初督漕獨鳳陽皇陵望氣者言高塔有天子氣唐王棗鉞方以罪錮守陵中官虐之振飛捕治其尤甚者而上疏乞棗寬罪宗竟得請楊雄垣謫戍淮安振飛待之薄及是起用事檄撫寧侯朱國弼劾振飛不迎駕入淮城而私語鳳陽有天子氣懷二心行人朱統鑣復誅之以既解官獲免

順治二年大兵破南京唐王監國福州拜為右都御史募能致振飛者官五品賜二千金振飛乃赴召道

拜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至則大喜與
宴抵夜分撤燭送歸解玉帶賜之官一予職方員外
却又錄守淮功蔭錦衣世千戶王每責廷臣怠玩振
飛再進曰上謂臣僚不改因循必致敗亡臣謂上不
改操切亦未必能中興也上有愛民之心而未見愛
民之政有聽言之明而未收聽言之效喜怒輕發疏
令屢更見群臣庸下而過于督責因博覽書史而務
求明備凡上所長者皆臣所甚憂也其言曲中王短
云三年

大兵進仙霞關王走汀州振飛追赴不能及汀州破

振飛走居海島明年赴永明王召卒于途

曹櫻字仲含峽江人萬曆四十四年進士乞假歸師事鄭元標久之授工部主事歷部中天啓二年稍遷常州知府諸御史巡鹽倉江漕及提學屯田者皆操舉核權文牒日至櫻牒南京都察院曰他方守令奔命一巡按獨南畿奔命數巡按請一切戒飭罷鈎訪取績諸陋習都御史熊明遇為中約束馬櫻持身肅為政愷悌公平不畏強禦屯田御史索屬吏應劾者姓名櫻不應御史以危言恐之櫻答曰僚屬已盡無可糾止知府無狀因自署下考杜門待罪撫按亟慰

留巧起視事織造中官李寔劾罷巡撫周起元進知
府行屬禮櫻獨如故寔怒移檄以爾汝侮之櫻亦報
以爾汝卒不屈無錫高攀龍江陰繆昌期李應昇被
逮櫻助昌期應昇贊而經紀攀龍死後事出其子及
僮僕于獄為文祭之宜興毛士龍坐忤魏忠賢遣戍
櫻諷士龍逃去上官捕其家人賴櫻以免武進孫慎
行忤忠賢當戍櫻緩其行忠賢敗事遂解七年遷浙
江右叅政用士民請詔以新秩留任崇禎元年以右
叅政分守漳南九蓮山賊犯上杭櫻募壯士擊退之
夜搗其巢殲賊殆盡士民為櫻建祠毋憂歸服闋起

故官分守興泉二郡進按察使分巡福寧先是紅表
寇興泉櫻請于巡撫鄒維璉用副總兵鄭芝龍為軍
鋒果奏捷及劉香寇廣東總督熊文燦欲得芝龍為
援維璉等以香與芝龍有舊疑不遣櫻以百口保芝
龍遂封斌香芝龍感櫻次骨十年冬來廠獲一男子
言為櫻行賄謀遷浙江按察使詞達吏部主事林中
鳳來方煒帝怒下兩人獄命撫按械櫻赴京御史葉
初春先為櫻屬吏知其廉于他疏微白之有詔詰問
因具言櫻賢然不知賄所從至詔至閩巡撫沈猶龍
巡按張青堂閱廠檄有奸人黃四臣名芝龍前白曰

四臣我所遣我感櫻恩恐遷去令從都下訊之四臣
乃妄言致有此事猶龍肯堂以入告力訟櫻寃芝龍
亦具疏請罪士民以櫻貧為醜金辦裝者老數千人
隨至闕下擊登聞鼓訟寃帝命毋入獄俟命京邸削
芝龍都督銜而令櫻以故官巡視海道未行楊嗣昌
以銜永多寇奏改櫻湖廣按察使兼右叅政分守湖
南給以勅故事守道無勅帝特賜之時賊已殘十餘
州縣而永州知府推官戚不任職櫻薦蘇州同知要
日曙歸德推官萬元吉才兩人方坐事罷官以櫻言
命日曙以同知掌知府事元吉以簡教掌推官事櫻

乃調芝龍勦賊賊多降一方遂安遷山東右布政使
分守東萊十四年春擢右副都御史代徐人龍巡撫
其地明年遷南京工部右侍郎乞假歸山東初被兵
巡撫王永吉所劾濟兗東三府州縣盡失匿不以聞
及兵退以恢復報而櫻所劾青登萊三府失州縣無
幾盡以實奏及論罪永吉反擢兵部侍郎總督薊遼
而櫻奪官逮治下刑部獄不十日而京師陷賊盡釋
諸囚櫻乃微服遁還自詣南京刑部時福王已立法
司當以贖徒唐王稱號于福州鄭芝龍尚柄薦櫻起
工部尚書系東閣大學士無何令掌吏部而移吏部

張背堂于都察院櫻持法不撓數有所執爭薦揭重
熙傳與銓等皆擢用櫻尋進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天
淵閣王駐延平令櫻留守福州

大兵破福州櫻挈家避海外中左衛越五年其地被
兵遂自縊死重熙字祝萬撫州臨川人崇禎九年順
天鄉試及明年會試重熙皆以五經中式時稱異才
初授福寧知州福王時擢吏部考功主事外艱歸
順治二年六月南昌破撫州亦破與同里曹亨應先
後舉兵唐王命以故官聯絡建昌兵一戰而北吏部
主事王兆熊劾之用大學士曹櫻薦令以考功員外

即兼兵科給事中從大學士傅冠辦湖東兵事瀋溪
告警冠不能救重熙劾解冠任兵事督委重熙江西
巡撫劉廣引戰敗被執復用櫻薦權右僉都御史代
廣引攻撫州不克而退俄聞汀州失解兵入山五年
永明王拜重熙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總督江西
兵召募萬餘人薄邵武敗還金聲桓者左良玉將也
已降于

大清復乘間為亂據南昌

大兵攻討之聲桓死諸軍盡散獨張自盛衆數萬走
閩重熙入其軍約廣信曹大錫並進自盛掠邵武戰

敗被執重熙走依大鎬九年五月重熙率數十人赴
大鎬于百丈礮適大鎬還軍鉛山惟空營在衆就營
炊食

大兵偵得之率衆至射重熙中項執至建寧下之獄
重熙覓死具不得日整衣冠拜呼高皇帝祈死冬十
一月昂首受刃顏色不改同邑傅禹銓字維衡崇禎
十三年進士除翰林檢討充永王講讀官疏救劉宗
周幾獲罪季自成陷京師禹銓出謁賊敗南還唐王
時曾櫻荐禹銓王以其降賊命予知府銜赴贛州軍
自劾尋復其故官贛州破退隱山中已聞金華桓叛

大清鼎銓乃奉兵以應永明王素權為兵部右侍郎兼翰林侍讀學士聲桓賊鼎銓往來自盛大鎬軍

順治八年至廣信張村為守將所執繫南陽獄輸之降不從令作書招重熙亦不從鼎銓自降流賊為鄉人非笑嘗欲求一死所至是不少挫八月朔從容就刑鄉人更賢鼎銓也重熙大錫相繼敗而都昌督師余應桂亦以是歲亡江右兵遂盡

楊廷麟字伯祥清江人奉崇禎四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勤學嗜古聲震館閣間與黃道周善十年冬皇太子將出閩簡充講官兼直經筵廷麟具疏力諫

道周不許明年二月帝御經筵問保舉考選何者為
得人廷麟言保舉當嚴舉主如唐世濟王維章乃溫
體仁王應熊所薦今二臣皆敗而舉主無恙是連坐
之法先不行于大臣欲收保舉效得乎帝為動色其
冬

大清兵逼京師廷麟上疏勅兵部尚書楊嗣昌言陸
下有捷伐之志大臣無禦侮之才謀之不臧以國為
戲嗣昌及薊遼總督吳阿衡內外扶同朋謀悞國與
高起潛方一燕侶和款議武備頓忘以至于此今可
憂在外者三在內者五督臣虛蒙界以禍國責樞臣

言之痛心夫南仲在內李綱無功潛善東成宗澤墮
命乞陛下赫然一怒明正向者主和之罪俾將士畏
法無有二心召見大小諸臣咨以方畧諭象昇集諸
路援師乘機赴敵不從中制此今日急務也嗣昌大
志詭薦廷麟知兵帝即召見改兵部職方主事贊畫
象昇軍象昇得之甚喜即令往真定轉餉濟師及象
昇戰死賈莊嗣昌急問偵卒楊贊畫死未卒以奉使
在外對嗣昌為不懌者久之初張若麒沈迅官刑曹
謀改兵部御史徐必泓沮之必泓廷麟同里也兩人
疑疏出廷麟指憾甚因與嗣昌比而構廷麟欲假手

大清兵殺之聞尚在憾未已會廷麟報軍中曲折嗣
昌擬旨責以欺罔及事平欲中以危法帝察其無罪
貶秩調外而已黃道周獄起詞連廷麟逮治未至而
道周已釋言者多薦廷麟侍郎惠世揚請俟其至用
之十六年秋復授職方主事未赴都城失守廷麟慟
哭募兵勤王會福王立用御史祁彪佳薦召為左庶
子辭不就宗室朱統鏞誣劾大學士姜曰廣并誣廷
麟召健兒有不軌謀以曰廣為內應其語絕狂誕王
不問然竟散所募兵

順治二年南都破江西諸郡所存者惟贛州唐王手

書加廷麟吏部右侍郎同升國子祭酒同升自寧
都至賴與廷麟協謀大舉乃偕巡撫李永茂集士大
夫于明倫堂勸輸兵餉衆成踴躍九月

大兵屯泰和副將徐必達戰大敗廷麟自督師與同
升乘虛復吉安臨江詔加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
賜劄便宜行事十月

大兵攻吉安必達戰敗赴水死會廣東援兵至

大兵退屯峽江已而萬元吉至賴十二月同升卒三
年正月廷麟赴賴招峒蠻張安等四營降之以元吉
代守吉安三月廷麟聞王將赴賴往朝之甫行以吉

安警留屯城外日馳疏陳援吉防贛事宜無何吉安復失元吉退保贛州四月

大兵逼城下兵部侍郎劉士禎促新軍將張安赴援安宵遁贛圍急廷麟遣使調廣西狼兵而身往寧都趣新軍來救五月望戰梅林再敗退保寧都廷麟乃散其兵以六月入贛與元吉憑城守未幾援兵至圍暫解已復合廷麟等分門拒擊城中士民夜乘陴日開門出戰四方援軍日至遂日無強敵每皓月巡城笙歌徹夜攻者心蠹之至八月水師戰敗援軍悉潰城中始憂懼時被圍已半年守陴者悉懈十月四日

大兵登城廷麟急督士民拒戰久之力不支廷麟走
西城投水死同守者郭維經彭期生革盡死期生字
觀我海鹽人御史宗孟子舉萬曆四十四年進士授
徽州教授遷國子博士歷都水主事員外郎中遷長
沙知府再調揚州南昌崇禎初以憂去補濟南坐失
囚謫布政司照磨量移應天推官轉南京兵部主事
進郎中十六年張獻忠亂江西遷湖西兵備僉事駐
吉安

順治二年兵入南昌逼吉安期生拒守不支城破走
贛州偕廷麟招降張安等唐王加太常寺卿仍令視

兵備事城破冠帶自縊死一時同殉者職方主事周
瑚語烈甚磔死通判王明汲不屈死編修兼兵科給
事中萬發祥吏部主事龔茶戶部主事林琦兵部主
事王其宏黎遂球柳昂魯嗣宗錢謙亨中書舍人
袁從鶚劉孟鈞劉應試推官署府事吳國球監紀通
判郭寧登臨江推官胡鎮贛縣知縣林逢春皆被戮
鄉官盧觀象盡驅男婦大小入水乃自沉舉人劉曰
佺偕母妻弟婦子侄同日死叅將陳烈數力戰衆以
其弟已降

大清疑之烈益奮勇疾闘及見執其弟勸之降不聽

顧謂贛人被掠者曰今日方知我無二心也焉不絕
口死

萬元吉字吉人南昌人天啓五年進士授潮州推官
補歸德捕大盜李守志散其黨崇禎四年大計誦官
十一年秋用曾櫻薦命以永州檢校署推官事居二
年督師楊嗣昌薦其才改大理右評事軍前監紀嗣
昌倚若左右手諸將亦皆服馳驅兵間未嘗一夕安
枕嗣昌卒元吉丁內艱歸十六年起南京職方主事
進卽中福王立仍故官元吉以四鎮不和請奉詔宣
諭又請發萬金犒高傑于揚州諭以大義令保江淮

乃渡江詣諸將營傑與黃得功劉澤清方爭揚州元
吉與得功書令共獎王室得功報書如元吉指乃錄
其榮示澤清傑嫌漸解俄上言朝廷不當偏安宜且
仍南京故名示不忘恢復而大減錦衣旗尉罷南北
兩鎮撫司以杜告密時廷議以元吉能輯諸鎮擢太
僕少卿監視江北軍務元吉身在外不忘朝廷數有
條奏請修建文寶錄復其尊稱并還懿文追尊故號
祀之寢園以建文配而速褒靖難死事諸臣及近日
北都四方殉難者以作忠義之氣從之又言先帝天
資英武銳意明作而禍亂益滋寬嚴之用偶偏任議

之達太畸也先帝初懲逆璫用事委任臣工力行寬
大錯臣祖之爭意見之異同略網繆之桑土敵入郊
圻束手無策先帝震怒宵小乘間中以用嚴于是廷
杖告密加派抽練使在朝者不暇救過在野者無復
聊生廟堂號振作而敵強如故寇禍彌張十餘年未
小人用嚴之效如是先帝亦悔更崇寬大悉反前規
天下以為太平可致諸臣復競賄賂肆欺蒙每趨愈
下再櫻先帝之怒誅殺方興宗社總波蓋諸臣之孽
每乘于先帝之寬而先帝之嚴亦每激于諸臣之玩
臣所謂寬嚴之用偁偏者此也國步至今艱難已極

方議者求勝于理即不審勢之重輕好伸其言者不顧事之損益殿上之彼己日爭閭外之從違遂制一人任事衆口議之如孫傳庭守閩中議者俱謂不宜輕出而已有以逗撓議之者矣賊既渡河臣語史可法姜曰廣急撤閩率吳三桂伴隨拒輔迎擊之先帝召對時群臣亦曾及此而已有以威地議之者矣及賊勢燎原廷臣或勸南幸或勸皇儲監國南都皆權宜善計而已有以邪妄議之者矣由事後而觀威遠恨議者之誤國倘事幸不敗必共服議者之守經大抵天下事無全害亦無全利當局者非樸誠通達誰

敢違衆獨行旁持者競意氣筆鋒必欲強人從我臣
所謂任議之途太崎者此也乞究前事之失為後事
之師以寬為禮以嚴為用蓋崇簡易推真誠之謂寬
而濫賞縱罪者非寬辨邪正錄名實之謂嚴而鈎距
索隱者非嚴寬嚴得濟任議乃合仍請于任事之人
嚴覈始進寬期後效毋令行間再踵藏垢遺才久借
煤灰收之以嚴然後可任之以寬也詔策紬之已入
朝復遣往江北調輯軍民時高傑欲赴河南討賊元
吉方請速予之餉而傑襲得功于儀真元吉心傷之
因言古大將保功名必以恭順為本今朝廷新立綱

絕未尊恐從此相沿恭順日替輕朝廷隳綱紀臣罪
滋大因請罷斥不許明年三月給事中楊兆升劾之
以元吉有勞不問南京覆沒走福建歸唐王六月我
大清兵已取南昌袁州臨江吉安踰月又取建昌惟
贛州孤懸上游兵力單寡人情惴懼會益府永寧王
招降州賊張安達復撫州南贛巡撫李永茂乃命副
將徐必達托恭和拒

大兵未幾戰敗至萬安遇永茂永茂遂奔贛八月叛
將白之爾入萬安江西巡撫曠昭被執知縣梁于溪
死之唐王詔適至贛永茂乃與楊廷麟劉同升共舉

兵未幾王召永茂為兵部右侍郎以張朝縱代甫任
事懼元吉兵部右侍郎兼右副都御史總督江西湖
廣諸軍召朝縱還以同升代元吉至贛同升已卒遂
以元吉兼巡撫

順治四年三月廷麟迎謁王元吉代守吉安初崇禎
末命中書舍人張同敞調雲南兵未至福王又趣之
及抵江西南京已失因退還吉安廷麟留典共守用
客禮待之其將趙印選胡一青頻立功而元吉約束
甚嚴諸將漸不悅時有廣東兵亦以赴援至而張安
者汀贛間峒賊四營之一號勇善戰既降有援撫州

功且招他營盡降賜名龍武新軍元吉以安等為足
恃也莫視雲南廣東軍雲南廣東軍解體然安卒故
為賊居贛城淫掠自如廷麟遣援湖西所過無不殘
破及是

大兵逼吉安諸軍皆內攜新軍又先往湖西不時至
城中軍不戰潰城遂破元吉退屯皂口檄諭贛州極
言雲南兵棄城罪其衆遂西去四月

大兵逼皂口元吉不能禦入贛城

大兵乘勝抵城下給事中楊文薦元吉門生也奉命
往湖南過贛見事急自任守禦城中賴之元吉素有

才蒞事精敏及失吉安士不用命昏然坐城上對將吏不交一言陽河大營通山麓指為空營兵民從大營中至言敵勢盛輒叱為間謀斬之江西巡撫劉遠生令張琮者將兵趨湖東及贛圍急遠生自出城召琮于雩都贛人曰撫軍遁矣怒焚其舟拘遠生妻子于俄遠生率琮兵至贛人乃大悔琮軍渡河抵梅林中伏大敗還至河爭舟多死于水遠生憤甚五月朔渡河再戰身先士卒遇

大兵被獲復逃歸而龍武軍先往湖西者聞撫州復失仍還雩都廷麟躬往邀之與

大兵戰梅林再敗乃散遣其軍而身入城與元吉同
守自遠生敗援軍皆不敢前六月望李永茂所遣副
將吳之蕃等以廣東兵五千至數戰皆捷

大兵為解圍屯于水西之蕃亦退保南康未幾圍復
合城中拒如初時賴困守久王獎勞之賜名忠誠府
加元吉兵部尚書文薦右僉都御史使尚書郭維經
來援維經與御史姚奇引沿途募兵得八千人元吉
部將汪起龍率師數千雲南援將趙印選胡一青率
師三千大學士蘇觀生遣兵如之兩廣總督丁魁楚
亦遣兵四千廷麟又收集散亡得數千先後至賴營

于城外軍聲頗振諸將欲戰元吉待水師至并擊而
中書舍人來從諤募砂兵三千吏部主事龔茶兵部
主事黎遂球募水師四千皆頓南安不敢下主事王
其宏謂元吉曰水師帥羅明受海盜也桀驁難制茶
遂球若慈母之奉驕子且今水涸巨舟難進豈能如
約不聽及八月

大兵聞水師將至即夜截諸江焚巨舟八十死者無
算明受遁還舟中火藥戎器盡失于是兩廣雲南軍
皆不戰而潰他營亦稍稍散去城中止起龍維經部
卒四千餘人城外水師後營二千餘人而已叅將謝

志良擁衆萬餘于零都不敢進廷麟調廣西狼兵八千人踰嶺亦不即赴會聞汀州破人情益震懼守者亦疲甚十月初

大兵用嚮導夜登城鄉勇猶巷戰黎明兵火至城上發砲炸城遂破元吉死之先是元吉禁婦女出城其家人潛載其妻離城去元吉遣飛騎追還痛捶其家人投城中無敢出者及城破部將擁元吉出城元吉嘆曰為我謝贛人使闔城塗炭者我也我何可獨存遂赴水死年四十有四文薦字幼字京小人由進士為兵科給事中城破時病困不能起執送南昌絕

粒而卒

郭維經字六修江西龍泉人天啓五年進士授行人
崇禎三年遷南京御史疏陳時弊中有所舉刺帝責
令指實乃極稱順天府尹劉宗周之賢力詆吏部尚
書王永光劾刻及用人顛倒罪帝置不問六年秋周
延儒罷政溫體仁代之維經言執政不惠無才有才
而用之排正人不用之壽國事國事日非則委曰我
不知坐視盜賊日猖邊警日急止與二三小臣爭口
舌角是非平章之地幾成聚訟可謂有才耶帝切責
之庶于丁進典南畿試有私為南京御史黃昌所發

給事中孫晉因言進體仁私人閹節既獲乞下所司
案驗帝親摘七卷點之進乃獲罪吏部侍郎張校薦
逆案呂純如維經疏劾又劾掌中府撫寧侯朱國貪
殘付不納憂去久之起故官北都變聞南都諸臣有
議立潞王者維經力主福王王立進應天府丞仍兼
御史巡視中城維經以加銜乃魏忠賢陋習力辭不
允俄上言聖明御極將二旬一切舊取除充收拾人
心之事絲毫未舉今偽官縱橫于風泗悍卒搶攘于
瓜儀焚戮剝掠之慘漸逼江南而廟廊之上不聞動
色相戒惟以漫不切要之務盈庭而議致啓旁門聞

捷足營鑽窺之隙穴作富貴之階梯奉朝人心如狂
如醉匹夫匹婦吁天憤鬱釀成災祲乞令内外文武
諸臣洗滌肺腸盡去刻薄偏私及恩怨報復故習一
以辦賊復仇為事報聞馬士英薦阮大鍼廷臣力爭
史可法進調停之說謂前監國詔有逆案不許起用
語臣為去之後未何故復入此示人以隘維經駁可
法失言士英大鍼深疾之尋遷大理少卿左僉都御
史給事中吳适言維經緝寧都城有成效宜責成彈
壓乃命嵩督五城御史蔡非常清鞏數明年二月府
丞鄒之麟欲得其位與大鍼革令隆平侯張拱日劾

之言迎恭皇御容維經託疾不欲觀盛典保國公朱國弼復言維經署大理事刑部以為防禦使武恠素會題維經以未經履職駁之恠已受僞命何釋何疑執法之官甘心死逆乞重懲乃下部院看議令回籍唐王立于福州召為吏部右侍郎

順治三年五月大兵圍贛州王乃命維經為吏兵二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總理湖廣江西廣東浙江福建軍務督師往援維經與御史姚奇引募兵八千人入贛州與楊廷麟萬元吉協守及城破維經入岷城奇自焚死奇引亦死之奇引字有僕錢塘人由進士

授南海知縣地富饒多盜賊奇引絕苞苴力以弭盜
為事政聲大起入為兵部主事改監察御史巡按廣
東未任與維經赴援遂同死

論曰明自過江後臣奸主暗利藹而樂亡殆所謂處
堂之燕乎而二三儒生尚欲收拾殘疆為撐持旦夕
之計所至哀鳴號召繼之以死事雖未濟其志固可
悲也已

明史卷三百六十八

列傳一百十九

史可法任民育剛高弘圖

姜曰廣周鎮祚

徐石麒

高倬黃端伯等
祁彪佳

史可法字憲之順天大興人世錦衣百戶祖應元舉於鄉官黃平知州有惠政語其子從質曰我家必昌從質妻尹氏有娠夢文天祥入其舍生可法事親以孝聞舉崇禎元年進士授西安府推官賑荒恤民賊奸弭盜能聲大著稍遷戶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嘗督太倉及遼餉所至破節奉公八年遷右叅議分守池州太平其秋總理侍郎盧象昇大舉討賊改可法

副使分巡安慶池州監江北諸軍未幾黃梅賊掠宿
松潛山太湖將犯安慶知可法有條遁去可法追至
潛山天堂寨搜賊賊多死明年正月祖寬大破賊滁
州賊盡走河南江北稍靖可法以其間蒐軍實治戰
具軍特精至十二月賊馬守應合羅汝才李萬慶自
鄖陽東下江北震動可法馳駐太湖城外當其衝賊
聞不敢逼十年正月從間道突安慶石碑鎮叅將潘
可大來援賊移桐城可大赴救賊北走為廬鳳軍所
扼復回桐城可法趨赴知縣陳爾銘堅守賊不敢攻
掠四境可法與可大勦捕斬獲多賊走盩江去已犯

潛山可法與左良玉敗之楓香驛賊乃竄潛山太湖
山中三月可大及副將程龍敗沒于宿松賊愈張分
其黨搖天動別為一營而合八營二十餘萬衆分屯
桐城之練潭石井鋪陶冲驛連營六十里可法併嚴
不敢犯閩四月總兵牟文綬劉良佐以兵至戰于掛
車河賊少退七月廷議安慶廬州太平池州四府及
可法右僉都御史巡撫安慶廬州太平池州四府及
河南之光州光山固始羅田湖廣之荊州廣濟黃梅
江西之德化湖口諸縣提督軍務設額兵萬人賊已
東陷和州舍山定遠六合犯天長盱眙乃趨河南安

盧問得暫息。可法奏免被災田租募壯士繕甲仗。日夜為戰守計。其冬賊復犯潛山。為部將汪雲鳳所敗。老回回掠舒城。盧江亦為京軍所破。乃遁入大山。時出劫掠。可法東西馳禦。而監軍僉事湯開遠善擊賊。賊憚此二人稍稍避其鋒。十一年夏。兵部尚書楊嗣昌以平賊踰期。普議文武諸臣罪。可法亦戴罪立功。可法短小精悍。尚黑目。爍爍有光。持身廉接。士信襍處行伍間。與下同勞苦。軍行士不飽。不先食。未授衣。不先御。以故得士死力。連敗賊。英山六安順天王遂乞降。當是時。總理侍郎熊文燦大布招降令。賊多降。

未降者亦觀望且勢孤以故警漸稀而可法于十二
年夏丁外艱去十四年起戶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
史代朱大興總督漕運巡撫鳳陽淮安揚州漕輓歲
愆期缺額幾百萬可法劾罷督糧道三人增設漕儲
道一人大濟南河慎簡運官盡祛諸蠹獎鳳陽總督
高斗光討賊無功有議用可法者御史劉達言可法
理漕有效不宜易乃已廷議將易兵部尚書陳新甲
尚書劉遵憲言官章正宸等十一人並舉可法章下
吏部尚書李日宣等言可法文武才而漕事方亟宜
俟報竣召用乃復留十六年七月拜南京兵部尚書

秦賢機務武備、久弛可法奏行更新八事十七年四月朔知賊犯宮闕大會群寮誓師勅王檄諸鎮兵並進而身渡江抵浦口已聞北都陷大恟頭觸柱血流被體縞素發喪欲長驅死賊或說可法曰社稷無主盍立君以圖恢復可法然之會南京諸大臣議立君張慎言呂大器姜曰廣等言福王倫序當立而有七不可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讀書干預有司也惟潞王賢明當立移牒可法可法亦以為然鳳陽總督馬士英潛與阮大鍼定計將立福王以書咨可法可法即以七不可之說告而身還南京士英已與黃得功

劉良佐劉澤清高傑發兵送福王至儀真可法乃與
諸大臣具啟奉迎五月朔王謁孝陵奉先殿畢出居
內守備府群臣入朝王色赧欲避可法言殿下宜正
受既朝議戰守可法言王當素服郊次發師北征示
天下以必報讐之義王唯唯明日再朝出議監國事
張慎言曰國虛無人可遜即大位可法曰太子存亡
未卜倘南來若何誠意伯劉孔昭曰今日既定誰敢
復更可法曰稍違數日亦無害乃退初三日王監國
廷推閣臣衆舉可法及高弘圖姜曰廣孔昭攘臂欲
並列可法曰本朝無勳臣入閣例孔昭勃然曰即我

不可馬士英何不可乃并推士英又議起廢共推鄭
三俊劉宗周徐石麒孔昭特舉阮大鍼可法曰此先
帝欽定逆案毋庸再言乃已越二日拜可法禮部尚
書兼東閣大學士與士英弘圖並命可法仍掌兵部
事士英仍督師鳳陽乃定京營制如北都故事侍衛
及錦衣衛諸軍悉入伍操練錦衣東西兩司房及南
北兩鎮撫司官不備設以杜告密安人心當是時士
英旦夕冀入相及命下大怒即以可法七不可書密
奏于王而擁兵請入覲拜疏即行可法以士英入勢
不兩立謀避出外十二日請督師淮揚諸生盧涓等

抗疏請留有秦檜在內李綱居外宋終北轅語不納
十五日王卽位明日可法卽陞辭加太子太保改兵
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百官郊餞可法疏辭士英卽
以是日入直可法與士英弘圖曰廣議分廬鳳淮揚
為四鎮屏蔽江南卽以得功良佐澤清傑為之俄封
得功侯良佐等伯四鎮遂各擁重兵朝廷不能制可
法啓行卽令遣使訪大行帝后梓宮及太子二王所
在又令祭告泗鳳二陵可法去士英孔昭筆蓋無所
憚孔昭以慎言舉吳姓諱殿上至拔刀以逐可法聞
之上疏曰先帝用人無成心衰繼成及士英皆起戍

籍姓奉命南征因候唐通兵不至稽違蒙譴其過可
原北都之變文臣固多悞國武臣豈皆盡忠若各執
成心日尋水火朋黨一分禍安所底士英孔昭革卒
持姓不用可法祭二陵畢上疏曰陛下踐阼之始祇
謂孝陵哭泣盡哀道路感動若躬謂二陵親見鳳泗
境中蒿萊滿日雞犬無聲當益悲憤願慎終如始處
深宮廣屐則思東北諸陵魂魄之未安享玉食大庖
則思東北諸陵麥飯之無展膺圖受錄則念先帝之
集木馭朽何以忽遘危亡早朝晏罷則念先帝之克
儉克勤何以卒隳大業戰兢惕厲無時怠荒則二祖

列宗必然佑中興若妥處東南不思遠畧賢奸無辨
威斷不靈老成投桴豪傑裹足祖宗怨痛天命潛移
東南一隅未可保也王嘉谷之得功澤清傑甘欲駐
揚州以兵爭傑先至大滯掠城外死者無算城中人
恂懼登埤固守傑攻之浹月澤清又大掠淮上良佐
以臨淮人不納其兵亦攻圍之朝命可法往解得功
良佐澤清皆聽命乃詣傑傑素憚可法盡瘞恭骸朝
可法帳中辭色俱變惴惴若不可測者而可法坦懷
待之偏裨皆接以溫語一軍遂安然自是易可法用
己甲士防衛所移文檄必取視乃行可法為具疏以

瓜州城危其衆揚州以安可法遂開府揚州六月李
自成為

大清兵所敗棄京師西走青州諸郡縣並殺賊偽官
據城自保未知南都建國事可法請速頒監國登極
二詔慰山東河北軍民心從之可法乃開禮賢館招
四方才智下僚有才被廢者亦悉舉任用之以監紀
推官應廷吉領其事盧渭等皆與幕府稱得人七月
大學士弘圖乞休請召可法不從八月可法出巡淮
安閱澤清士馬復返揚州屢疏請餉為進取資士英
念可法與四鎮合將不利已故靳不發以阻壞其事

可法復踈趣之因言近來人才日耗仕路日淆由名
心勝而實業不修議論多而成功絕少過清鄉臺省
則曰謀猷經濟非其人不可遇錢穀之任則曰此危
地何為困我輩此推彼卸姑付庸人倏用倏更有同
兒戲即偶出特簡亦必百計求全非托病則棄官嘗
無為國家實心任事者以致敗壞至此今事勢更非
昔此必專主討賊復仇舍籌兵籌餉無議論舍治兵
治餉無人才有撫拾淳諛巧營筆要者罰無赦停不
息官罷不急務俾大小臣工并力恢復則中興之業
可成王亦優獎之而不能行也初可法虞傑跋扈故

既得功儀真以防之至九月朔得功傑構兵曲在傑
類可法調荆事始解遂以是月巡儀真聞得功士馬
銳意進兵河南朝諭北使方行兵不宜繼進遂止時
北都降賊諸臣以賊敗南還可法言諸臣原籍北土
者宜令赴吏兵二部錄用否則絕其南歸之心又言
北都之變凡屬臣子皆有罪若在北者始應從死豈
在南者獨非人臣即臣可法謬與南樞臣士英叨任
鳳督未能悉東南甲疾趨北援鎮臣澤清傑以兵力
不支折而南走是首應重論者臣等罪也乃因聖明
總統鉞鉞未加且恩榮疊被獨予在北諸臣毛舉而

蔡繩之豈散秩開曹貢反重于南樞鳳督哉宜摘罪
狀顯著者重懲示儆若偽命未汙身被刑辱皆當置
不問其逃避北方徘徊後至者許戴罪討賊赴臣軍
前酌用廷議並從之然其後繩從賊者以重法而罪
大者或反獲庇以免不盡如可法言也傑居揚州桀
驁甚可法待以至誠且開葉君臣恩義傑大感悟改
節易行一聽其指揮會自成敗還陝西可法將北行
傑即于十月中帥師進可法亦赴清江浦達官屯田
開封為經畧中原計當是時諸鎮各分汛地擇便利
者自王家營而北至宿遷最衝要諸鎮不敢任可法

自任之令幕下文武築壘緣河南峽十一月四日舟
次鶴鎮謀報我

大清兵入宿遷可法不為止復進至白洋河命總兵
劉肇基往援

大清兵引還無何圍邳州肇基復援之相持半月而
解時自成遁閩中猶未滅可法請頒討賊詔書言自
三月以來大讐在日一矢未加昔晉之東也其君臣
日圖中原而僅保江左宋之南也其君臣盡力楚蜀
而僅保臨安蓋偏安者恢復之退步未有志在偏安
而遽能自立者也夫變之初黔黎洒泣紳士悲哀猶

有朝氣今則兵騎餉絀文恬武嬉頓成暮氣矣河上之
防百未經理人心不肅威令不行復讐之師不聞及閔
陝討賊之詔不聞達燕齊君父之讐置諸膜外夫我即
卑宮菲食嘗胆卧薪聚才智精神枕戈待旦合方州物
力破釜沉舟尚虞無救以臣觀廟堂作用百執事經營
殊有未盡然者夫將所以能克敵者氣也君所以能禦
將者志也廟堂志不奮則行間氣不鼓夏少康不忘出
賈之辱漢光武不忘蕪薪之時臣願皇上為少康光武
不顧左右在位僅以晉元宋高之說進也憶臣等初迎
聖駕時陛下言及先帝則泣下沾襟茶鐺孝陵則淚痕

滿袖皇天后土寶式鑒臨魯幾何時頓忘斯志先皇帝
死于賊恭皇帝亦死于賊此千古未有之痛國家變出
非常在北諸臣死節者寥寥在南諸臣討賊者寥寥此
千古未有之耻夫庶民之家父兄被殺尚思穴胸斷脛
得而甘心况在朝廷顧可漠置臣恐恢復無期即偏安
亦未可保也今宜速發討賊之詔責臣與四鎮悉簡精
銳直指秦關懸上爵以待有功假便宜而責成效絲綸
之布痛切淋漓庶海內忠臣義士聞而感憤且國家遠
大變陛下嗣登大寶原與先朝不同諸臣但有罪之當
誅曾無功之足錄臣于登極詔葉特將加恩一款刪除

不意後來仍復開載致貽笑天下今恩外加恩紛紛未已武臣腰玉名器溢觴自後尤宜慎重宥待有功庶猛將武夫有所激厲至兵行討賊最若無糧搜括不可行勸輸亦難繼請將不急之工程可已之繁費一切報罷朝夕之燕衍左右之進獻一切謝絕即事閑典禮萬不容已者亦槩從節省蓋賊一日未滅即有深宮曲房豈能安處即有錦衣玉食豈能安享必刻刻在雪耻報讐振舉朝精神萃萬方物力盡并于選將練兵一事庶人心可鼓天意可回疏出朝野傳誦而士英華耽于晏樂不卹也及

大清兵下邳宿可法飛章以報而士英謂可法徒欲
叙防河將士功卒不省方四鎮之初設也可法欲用
其師以北及位秩既崇咸無進師意且數相攻可法
深悔之語其客宜斬已及弘圖士英曰廣西人頭為
任事不忠之戒太息而起上疏言先帝待諸鎮甚厚
陛下封諸鎮甚隆乃不思報國自弄干戈舍父母之
讐尋同室之鬪今和議不成惟有言戰戰非諸鎮事
而誰事乎可法每繕疏循環諷誦聲淚俱下旁觀者
無不感泣扼于士英大鍼茅取優旨報之而已
順治二年大軍日南下正月河上即告警可法求援

益切詔良佐得功帥師托賴壽傑進兵歸徐傑至睢
州為許定國所殺部下兵大亂睢州旁近二百里殺
戮無遺可法聞急如徐州而傑諸將互推長義為變
可法以總兵李本身傑甥用為提督代統其兵諸將
各分地又立傑子元爵為世子請恤于朝軍乃定侍
講衛引文臨賊南旋傑以其同鄉請為己監軍命以
原官兼兵科給事中赴傑軍傑已死引文知士英輩
不悅可法疏言督師勢也且可法空得名當召置綸
扉倚顧問否則聽歸故鄉毋令久據要津况淮南一
隅既有督師又有提督高起潛總督王永吉一柄三

操不若專任起潛或永吉令可法還朝可法遂乞休
不聽而士英立擢引文兵部右侍郎總督傑營將士
將士已歸可法咸憤怒引文至任無一人謁者二月
可法將還揚州未至得功來襲欲代統傑軍城中大
懼可法急遣同知曲從直等解之乃引去可法尋至
揚州三月莊烈帝忌辰上疏言天運已周君讐未報
請先斬臣以勵天下時

大兵已取山東河南北將逼淮南容請移泗州防護
祖陵可法然之遂以四月朔命幕僚載輜重先赴會
左良玉稱兵將犯闕王手書召可法入援遂即日發

兵渡江抵燕子磯良王已為得功所敗乃令速還防
大清兵南下可法請陞見不從以不獲覲君省母南
面八拜慟哭而還抵天長檄召諸將枚旰昭單騎五
前不避風雨俄報旰旰已降

大清泗州援將侯方巖全軍敗沒可法一日夜奔還
揚州饑不得食城中人訛傳許定國兵至欲盡殲高
氏部曲遂斬關而出悉走泰州畜產舟楫一空可法
嚴城守檄召各鎮兵無一至者二十日

大清兵大至屯班竹園明日總兵李棲鳳監軍副使
高岐鳳帥所部四千人入城二人有異志欲劫可法

以獻可法叱之曰此吾死所也若輩何為二人遂于
次日拔營出降城中勢益孤諸文武分陴拒守舊城
西門最險要可法自守之作書寄母妻以無子命副
將史德威為之後曰死葬我高皇帝陵側越二日

大清兵薄城下用巨砲擊之明日城西北隅毀城遂
破可法自刎不死命德威刃之德威痛哭不敢仰視
一叅將擁出小東門遂被執可法大呼曰我史督師
也可速殺我勸之降不從遂被殺揚州知府任民育
同知由從直王縉壽江都知縣周志畏羅伏龍兩淮
鹽運使楊振熙監餉知縣吳道正江都縣丞王志端

幕客盧涓等皆死之可法為督師行不張蓋食不重
味夏不芟冬不裘寢不解衣年四十餘無子其妻欲
置妻太息曰王事方殷敢為兒女計乎歲除遣文牒
至夜半倦索酒未至呼其僕曰禮賢館諸士當與共
飲夜已深可賚酒分餽之酒至庖人報殺肉已分給
將士無可佐者乃取鹽豉下之可法素善飲飲數斗
不亂在軍中絕飲是夕進數十觥思莊烈帝泣然淚
下凭几卧比明將士皆集轅門外門不啟左右遞語其
故知府民育曰相公此夕卧不易得也命鼓人仍擊
四鼓且戒左右毋驚相公須臾可法寤聞鼓聲大怒

曰誰犯吾令將士進謁述民育意鼓人乃獲免時餉
久不至軍士無以卒歲是歲元旦可法遂斷葷酒蔬
食茗飲而已日治軍書至夜分際冬盛暑不輟恐勞
從人不令侍衛嘗牙處鈴閣或舟中有言宜警備者
曰命在天人事何益後軍事益冗以監軍部中黃日
芳練達欲與同舟辭曰日芳老矣不能日侍左右公
亦當自重毋食少事繁蹈前人轍且發書走檄幕僚
為之徵兵問餉有司事平公何必晝夜損神躬親庶
事乎可法笑不答初以定策功加少保兼太子太保
以太后至加少傅兼太子太傅叙江北戰功加少師

策太子太師擒劇盜程繼孔功加太傅皆力辭不允
後以宮殿成加太師力辭乃允可法既死其後四方
弄兵者多假其名號以行故時謂可法不死云第可
程崇禎十六年進士擢庶吉士京師陷降賊賊敗南
歸可法請下之刑部王以可法故令家居養母可程
遂居南京後流寓宜興閱四十年而卒民育字時澤
濟寧人天啓中舉于鄉善騎射常捍鄉人患真定巡
撫徐標請于朝用為標下贊畫經理屯事真定失南
還福王時授亳州知州以才擢揚州知府可法倚之
城被圍民育分門拒守及城破急還署緋衣端坐堂

上

大兵至欲擁之去不從遂見殺闔家男婦盡赴井死
從直連東人與其子守東門城破俱死續爵郵人工
部尚書佐孫志畏亦郵人起家進士年少氣高與高
杰將士不協數遭窘辱求解職會伏龍至可法即命
代之伏龍新喻人故梓潼知縣也受代甫三日振熙
臨海人道正餘姚人志端孝豈人渭字渭生長洲人
居禮賢館久可法試以策擢特等以渭方歲貢當得
官不授職而擬授崑山歸昭等二十餘人為通判推
官知縣甫二旬城陷渭監守鈔閣投河死昭分守西

門死他從死者又十七人而揚州諸生亦多殉義者
高孝績字中伯城破書衣衿曰首陽志雖陽氣不二
其心古今一致入學宮自經先聖座前王士琦設莊
烈帝位泣拜與其弟同縊王縊字伯綿績字五綿績
字叔綿兄弟也並縊死又有醫者陳天拔盡士陸愉
武生戴之藩義兵張有德市民馮應昌舟子徐某皆
自盡他婦女死節者不可勝紀何剛字憇人上海人
崇禎三年舉于鄉見海內大亂日講求濟世事好交
天下豪俊與東陽許都善語之曰予所居天下精兵
處盡練一旅以待用都諾而去十七年正月疏陳選

練減賦諸策帝褒納之又言國家設制科立資格以
約束天下豪傑此所以弭亂非所以激亂也今日收
生民巨君國莫急于治兵願陛下親簡強壯英敏之
士命知兵大臣教習之日講鞫鈐練筋骨拓胆智陞
下時召試俟實學既成特優其秩寄以兵柄必能建
奇功當一而臣請成繼光書數言義烏東陽兵可用
誠得召募數千加之訓練準繼光遺法分布河南郡
縣大寇可平因薦都及錢塘進士姚奇引桐城諸生
周岐陔兩諸生劉湘客絳州舉人韓霖帝壯其言即
擢剛職方主事募兵金華而都已作亂前死霖亦為

賊用剛不知故並薦之剛甫出都都賊即陷馳還其
卿先是賊逼京師剛友陳子龍憂乞募將連海舟達
天津為緩急用募卒二千人至是令剛統率及子龍
入為兵科言防江莫如水師更乞廣行召募委剛訓
練從之馬士英當國置疆事不問剛上疏言臣請陛
下三年之內宮室不必修百官禮樂不必備惟日求
天下奇才俾智謀者決策廉明者理財勇猛者禦敵
爵祿賞賚不出此三者然後國富兵強大敵可服若
以驕悍之將馭無制之兵空言恢復是却行而求前
也優游歲月潤色偏安銅象傑于草間迫梟雄為盜

賊是株守以待盡也。惟廟堂不以浮文取士，而以實績課人，則真才皆為國用，而議論亦省矣。分遣使者羅草澤英豪，得才多者受上賞，則梟傑皆畢命封疆，而盜魁亦鮮矣。東南人滿，宜徙之江北，或賜爵或贖罪，則豪右皆盡力農事，而軍餉亦充矣。時不能用，尋進本司員外郎，以其兵隸史可法。可法大喜，剛亦以過知己誓同生死。英惡可法，并惡剛，出為遵義知府。可法垂淥曰：予去吾更誰仗？剛亦泣曰：剛誓與此城存亡。安敢違公諭。月而揚州被圍，佐可法拒守。城破，投井死。時有吳爾棟者，崇德人，舉崇禎十六年進

士授庶吉士京師陷降于賊賊敗南還獨可法請從
軍贖罪可法遂留泰軍事其父之屏官福建瀾堞斷
一指昇故人祝淵曰君歸語我父母悉出私財昇我
餉軍我他日不歸以指莖可也尋從高杰北征至睢
州杰被難瀾堞流寓祥符遇一婦人自言福王妃瀾
堞因守臣附疏以進詔斥其妄言遠之可法為救免
後守揚州新城亦投井死

高弘圖字研文膠州人萬曆三十八年進士授中書
舍人擢御史天啓元年陳時政八患尋與同官張慎
言交章請寬賈總春忤旨下廷議將重譴尚書周嘉

謨大學士劄一燥等力救乃停俸二歲巡按陝西捕
誅奸民煽亂者澄清吏治風裁肅然初弘圖陳時政
請速用鄒元標趙南星及是提薦屬吏為南星所糾
心甚呶之代遷移疾去五年魏忠賢黨以弘圖素呶
南星召起故官六月入都則楊漣左光斗魏大中等
已下詔獄鍛鍊嚴酷弘圖上疏力諫南星而中言圖
是已明雷霆不宜頻擊詔獄諸臣生殺宜聽司敗法
似稍謂忠賢過當者疏中又引漢元帝乘船事忠賢
方導帝游幸怒矯旨切責之後諫帝毋出蹕東郊忠
賢責以抗沮又極論前陝西巡撫喬應甲罪且嘗微

刺崔呈秀以故擬順天巡按不用弘圖乞歸遂令閒
住莊烈帝即位起故官劾罪田詔劉志選梁夢環未
幾擢太僕少卿復移疾去三年春召拜左僉都御史
進左副都御史五年二月遷工部右侍郎方入署中
總理戶工二部中官張彝憲未會弘圖耻之不與共
坐上言曰臣部公座尚書居中侍郎旁列忽蓋以內
臣臣若侍坐內臣秦祖制故僅以後堂成賓主禮今
總理別建公署宜于公署設座見朝廷特遣恩榮臣
部公座仍還臣等帝命如舊行事聞錢穀則內臣赴
部同核弘圖乃七疏乞休帝怒明年三月削籍歸葬

望由此重家居十年不起言者交薦十六年春召拜
南京兵部右侍郎就遷戶部尚書明年三月京師陷
福王監國于南都改弘圖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
疏陳新政八事一宣義問請於逆賊之罪鼓發忠義
一勤聖學請不俟釋服日御講筵一設記注請召詞
臣入侍日記言動一睦親藩請如先朝踐極故事遣
官費墾書慰問一議廟祀請權附列聖神主于奉先
殿仍于孝陵側望祀列聖山陵一嚴章奏請禁奸宄
小人借端妄言脫罪僥倖一收人心請蠲江北河南
山東田租毋使賊徒藉口一擇詔使請遣官招諭朝

鮮示牽制之勢並褒納馬馬士英疏薦阮大鍼弘圖
及姜曰廣力持不肯擬旨士英曰我自任之乃命假
冠帶來京陛見及大鍼入見歷陳寃狀以弘圖不附
東林引為證弘圖則力言逆案不可翻大鍼與士英
並怒弘圖遂乞罷王愬留之士英既以薦大鍼叢物
譏意頗折一日閣中以詞臣缺人言及故庶吉士張
溥士英曰我故人也死爵而哭之曰廣笑曰公哭東
林賢者亦東林耶士英曰我非畔東林者東林拒我
耳弘圖因從臾之士英意解而劉宗周劾疏自外至
大鍼宣言曰廣實使之于是士英怒不可止薦張捷

謝陞疏去朝端益水火矣中旨用戶部侍郎張有恭
為尚書弘圖封還御札力諫卒以廷推簡用中官議
設東廠弘圖爭不得遂乞休且請召選史可法皆不
許已加太子少師改戶部尚書文淵閣弘圖入閣先
於士英士英太子太師遂位弘圖上為首補尋以太
后至進太子太保當南渡初衷正盈朝大臣則弘圖
可法曰廣及張慎言徐石麒劉宗周張國維黃道周
陳子壯練國事高倬何楷祁彪佳左懋第言路則章
正宸李清熊汝霖陳子龍喬可聘郭維經詹兆恆沈
宸荃諸人朝野謂中興可待自馬阮相倚為奸紀綱

盡廢援引兇徒搏噬善類致諸大臣不安于位曰廣
最先去宗周石麟繼之至十月弘圖亦四疏辭去自
是朝無正論閣中大權盡歸士英而中興之望絕矣
弘圖既謝政無家可歸乃流寓會稽南都杭州相繼
失守遊野寺中絕粒而卒

姜曰廣字居之新建人萬曆末舉進士授庶吉士進
編修天啓六年偕給事中王夢尹使朝鮮力却贈道
國人為立碑以志還陳海外情形有裨軍國者八事
多議行明年四月魏忠賢黨以曰廣為東林因推陞
削其籍崇禎初起右中允九年積官至吏部右侍郎

尋坐事左遷南京太常卿遂引疾去十五年用薦起
詹事掌南京翰林院北都變聞諸大臣議所立曰廣
興呂大器用周彝雷縝祚言主立潞王已而福王立
廷推問臣命用史可法高弘圖馬士英以曰廣興議
不用及再推詞臣以王鐸陳子壯黃道周名上而曰
廣居首乃改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與鐸並命鐸
里居未至可法督師揚州曰廣與弘圖協心輔政而
士英挾掖戴功內結勳臣朱國弼劉孔昭趙之龍外
連四鎮劉澤清劉良佐等謀擅朝權深忌二人及張
阮大鍼進用益為所疾曰廣遂抗疏乞休言近者逆

案恩翻使先帝十七年定力頓付逝波夫祖宗會推
之典萬世無獎頃者翻案之舉築內傳而廢會推踐
斜封墨勅口勅處分履職臣觀先帝善政難多而以
堅持逆案為威美先帝害政間有而以頻出口宣為
亂階用閹臣以內傳用部臣勲臣以內傳選大將選
言官以內傳而所得閹臣則貪濫巧猾之周延儒逆
君浚民奸險刻毒之溫體仁楊嗣昌偷生從賊之魏
藻德所得部臣則陰邪貪狡之王永光陳新甲所得
勲臣則力阻南遷盡撤守禦狂穉之李國禎所得大
將則純紕支離之王樸倪寵革所得言官則貪橫無

賴之史堊陳啓新凡此皆力排衆議簡自中旨者後
效亦可睹矣今又創一秘方但求面對立談取官同
登場之戲劇下殿得意類羸勝之販夫小人何知求
進而已陰奪會推之柄陽避中旨之名此豈可為訓
哉天威在上密勿深嚴臣安得事事爭但願深宮有
暇時取大學衍義資治通鑑視之周宣漢光何以復
還前烈晉元宋高何以終徂備安武侯之出師何倦
倦于親君子遠小人李綱之禦敵何切切以信君子
勿此小人進必能發聖心之天明破邪說于先覺然
後國耻可得雪中興可得期也臣待罪綸扉朝廷未

肅風俗未淳兵民之危疑未解江河之僭樂全踈半
壁東南有同幕雀愧死無地終夜拊膺而責臣叢至
矣苟好盡言終蹈不測之禍聊取克位又未鮮耻之
機鬱鬱居此臣今誠病但恐求病而死亦不可得耳
疏入慙留之士英大猷等不悅國弼孔昭遂以誹謗
先帝誣蠆忠臣李國禎為辭交章攻之劉澤清初附
東林擁立議起亦主潞王至是入朝欲自解免力諫
東林搆已且曰中興所恃在政府今用輔臣須令大
帥會議退謁內閣曰廣微以犇氣動之澤清作色曰
我在先朝為東林所責被彈無完膚今不盡殺此輩

不止曰廣默然越數日澤清疏劾呂大器雷縉祚而
薦張捷鄒之麟張孫振劉先斗等又陳保邦八事首
規政府木剌朋黨語絕恣肆時議鼓廠衛緝事官蘇
松巡撫祁彪佳力諫曰廣為擬俞旨不從疏爭之甚
力乃命五城御史察訪七月澤清請免故輔周延儒
賊曰廣惡其漸干朝政暫停不下欲俟言路發之然
後下澤清疏既久無言者乃下部議竟不許曰廣嘗
與士英交詆帝前曰廣言上以親以序自應立汝何
功士英厲聲曰臣無功爾輩欲立潞藩故成臣功耳
爭辨久之宗室朱統鐳者素無行士英啖以官使擊

曰廣乃疏言從賊之革皆曰廣私人方逆立時曰廣
又懷異志不可為宰相疏不由通政司為禮科所駁
通政使劉士禎亦劾其違制俱不問八月澤清假四
鎮公疏力攻劉宗周并及曰廣以三案舊事及迎立
異議為言請執下法司正謀危君父之罪曰廣疏辨
乞去亦不問頃之統額復劾曰廣五大罪一引用東
林死黨鄭三俊吳牲房可壯孫晉把持朝政以劉士
禎為通政沮遏章奏以王重為文選廣植私人二篡
逆令楊廷麟出剽盜南康獄交璘江河大俠與水陸
奸弁日窺南都聲息非謀劫遷則謀別戴三庇從賊

諸臣四納賄五奸媳請莽士頑重廷麟及劉宗周陳
必謙周鏞雷縉祚俱置之理疏入有乃心王室之褒
于是必謙鏞並被逮給事中熊汝霖總督袁繼威不
平抗疏論列不報曰廣既連被誣鱧屢疏乞休至九
月得請及入辭士英暨諸大臣俱在列曰廣言微臣
觸忤權奸自分萬死上恩寬大猶許歸田但臣歸後
還當以國事為重王曰先生言是士英勃然曰我權
奸汝且老而賊也因叩頭言臣從滿朝異議中擁戴
陛下願以犬馬餘生歸老資陽避賢路如陛下留臣
臣亦但多一死曰廣叱之曰擁戴是人臣居功地耶

士英曰汝謀立潞藩功安在王曰潞王朕叔父賢明
常立二先生無傷國體內廷之事不可向外廷道也
既出獲于朝堂相詬詈而罷曰廣骨鯁廉介正色立
朝有古大臣風扼于險邪未竟其用天下惜之其後
左良玉部將金聲桓者已降于我

大清既而反江西迎曰廣以貴號召聲桓敗曰廣投
禦家池死周鏞字仲馭金壇人父秦峙雲南布政使
鏞舉鄉試第一崇禎元年成進士授南京戶部主事
權稅蕪湖以憂歸服闋授南京禮部主事抗疏極論
內臣言官二事言張彝憲用而高弘圖金鉉罷王坤

用而魏羊潤罪趙東曦斥鄧希詔用而曹文衡罷閔
王弘祖李曰輔熊開元罪且每讀邸報半屬內侍溫
綸自今鍛鍊臣子委褻天言祇徇中貴之心臣不知
何所極也言官言出禍隨黃道周諸臣薦廢不效而
惠世揚劉宗周勿獲進筆允誠諸臣驅奸無濟而陳
于廷姚希孟鄭三俊皆蒙譴且每奉嚴諭率皆直臣
封章自今播棄忠良獎成宵小祇快奸人之計臣益
不知何所極矣帝怒斥為民鑣自是名聞天下初鑣
世父尚書應秋叔父御史維持以附魏忠賢並虎逆
案鑣深耻之通籍後即交東林矯矯樹名節及被放

典宣城沈壽民讀書茅山是非不少假名蓋重廷臣
多論薦之十五年起禮部主事進郎中為吏部尚書
鄭三俊所倚用鑣言察點鑣勇揭揚知縣張明弼時
論鑣其薄而鑣權稅蕪湖時不能持廉遭物議為人
好名頗飾偽給事中韓如愈疏論之罷歸福王立于
南京馬士英既逐呂大器以鑣及雷縉祚堅議令朱
統錫誣劾曰廣因言鑣縉祚等皆曰廣私黨請悉置
于理復指鑣權閔事王令刑部逮治而士英劾周鍾
從逆并及鑣鍾亦逮治鑣叔父維持鍾弟前蕭山知
縣銓因言鑣與鍾有隙私刻燕中紀事國變錄諸書

偽撰勸進表下江南策誣鍾為之致臣家臣邑不能
洗從逆名且鑣倡異謀罪在社稷詔所司并勅既大
鉞居金陵時諸名士顧杲等出留都防亂公揭討之
主之者鑣也大鉞以故恨鑣鑣獄急囑御史陳丹衷
求解于士英為解事者所獲丹衷出為長沙知府于
是蔡處御史羅萬壽希大鉞指上疏痛詆鑣且遍誅
東林謂已與大鉞張孫振有擁戴功詔并下所司究
問明年三月誅妖僧大悲御史王愔因言斬百大悲
不如斬鑣續祚夫真主既出海內帖然乃今日冒皇
子明日冒皇后由二人譏訕新政故訛言繁興不立

斬二人恐魚腹狐號乘間竊發木力頌統鎮大鉞及
劉澤清朝士皆醜其言而光祿卿祁逢吉鎮同邑人
見人輒書鎮遂得為戶部侍郎無何左良玉稱兵檄
討士英罪言引用大鉞構陷鎮橫祚煨煉周內士英
大鉞並怒而鎮友人桐城左國棟燕沈士柱皆著列
名防亂公揭避大鉞容良玉所大鉞謂鎮召良玉兵
傳旨賜鎮橫祚自盡二人聞命互書先帝遺臣四字
于腹縊死鎮字介生鎮從弟為諸生有盛名海內文
士競趨之舉進士改庶吉士甫半歲李自成陷京師
鎮出降賊徒顧君恩薦之牛金星用為簡討賊敗南

歸周氏金壇貴族而其父子兄弟如仇讐鍾招生徒各立門戶兩家弟子逢遇不交一揖鍾既降賊或傳其勸進表急下江南策中有此克舜而多武功進湯武而無慚德語遠近皆切齒而維持銓因謂鍾偽為之至欲藉是洗從逆名大鍼既深恨鍾亦嘗為鍾辱之酒間念借鍾以株連鍾可并殺也士英遂言給事中光時亨力阻南遷身先從賊庶吉士周鍾勸進未已上書勸賊早定江南劉澤清誦其勸進表又聞過先帝梓宮前不下馬其伯父慮秋維持付魏忠賢厲火鍾復為賊忠臣梟獍萃一門逆惡種兩世宜加

赤族誅永示人臣之戒今其胞弟銓尚廁衣冠之班
從兄鑣儼然寅清之署均當從坐用清逆黨鍾遂被
逮士英謀翻逆案為廷臣所阻怒甚欲立從逆案與
為對以鍾為首者鍾領袖復社復社諸人以治舉子
業名顧嘗號于衆曰吾輩嗣東林起士英故以鍾革
為東林也及六等定罪尚書解學龍寘鍾時亨二等
應斬秋後處決士英擬旨詰問學龍乃改入一等應
凌遲慮士英驟殺之乘其注籍與大學士王鐸謀疏
上即請停刑既允而士英出無及矣怒甚學龍遂引
去明年四月御史張孫振再鞠鍾痛杖之三十居數

日良王稱兵以情洵洵遂戮鍾及時亨武愨雷續祚
字介公太湖人崇禎三年舉于鄉十三年夏帝思破
格用人而考選止及進士特命舉人貢生就試教職
者悉用為部寺司屬推官知縣凡二百六十三人號
為庚辰特用而續祚得刑部主事明年三月疏劾楊
嗣昌六大罪言嗣昌受命以來兩陷藩封中州楚蜀
大半殘破皆前此所未有一可斬前既逃五案誅後
揪糾撫臣自卸挾詐陷人變亂成法二可斬革嚴城
堙誦兇消賊妖書妖言傳用惑衆三可斬張獻忠鴟
張入蜀乃云單禪脫逃徒手可縛三尺童子莫信而

敢誣至尊四可斬貪官污吏獲賄卽薦未聞寸功徒
壞國法五可斬熊文燦悞國已正典刑死護皆嗣昌
六可斬中言鳳陽總督朱大典安慶巡撫鄭二陽河
南巡撫高名銜山東巡撫王公弼皆宜急易帝惡其
擅更封疆大吏將罪之已而獲免十五年擢武德道
兵倂僉事十二月山東被兵續祚固守德州有詔獎
勵乃疏劾督師范志先縱兵淫掠折除軍餉構結大
黨帝心善其言以淫掠事責兵部而令續祚再陳志
完者首輔周延儒門生也續祚意有所忌久不奏至
明年五月延儒被旨下廷議續祚乃奏言志完兩載

僉事驟陟督師非有大黨何以至是大僚則尚書范
景文等詞林則諭德方拱乾等言路則給事中朱徽
沈引培袁彭年等皆其黨也方敵攻德州不下掠臨
清閱五日志完始至聞後部破景州大懼欲避入德
州城漏下三鼓邀臣面議臣不聽志完乃偕流寓詞
臣拱乾晤臣南城古廟臣答以督師非入城官且薊
州失事由降丁內潰予志完不懌而去若夫座主當
朝固利代庖隻手有燎原之勢片語操生死之權稱
功頌德通于班聯君前臣名盡廢常禮臣不忍見陛
下以周召待大臣而大臣以嚴嵩薛國觀自待也臣

外藩小吏乙榜孤踪不言不敢盡言不敢感陛下虛
懷俯納故不避首輔延儒與舉國媚附時局畧進一
言至中樞主計請餉必覬常例萬金必扣三千此數
十年相沿調習通天下所共知他乾沒更無算臣遵
旨具奏不敢少隱伏乞憐臣孤踪先賜褫革以謝權
奸疏入帝益心動命議舊計臣李待問傳淑訓樞臣
張國維及戶科荆永祚兵科沈迅張嘉言罪而召續
祚陞見越數日抵京又數日入對召志完拱乾質前
跪中語拱乾為志完力辨帝領之問續祚稱功頌德
者雜對曰延儒招權納賄如起廢清獄蠲租皆自居

為功考選臺諫盡收門下凡求總兵巡撫者必先賄
幕客董廷獻帝怒逮廷獻誅志完而令續祚還任初
續祚入朝自謂得總憲及是頗沮喪忌之者亦多尋
以憂去福王時馬士英使朱統鑰劾曰廣因及之得
旨逮治初劉孔昭語阮大鍼當五月初求議迎立曰
廣謂續祚其門人言福王不可立當設法阻之至是
大鍼據以入告且曰陛下龍飛之初欲設何法可為
寒心曰廣尚不敢為賈克而續祚公然欲為成濟凶
逆彌天宜立正西市明年二月給事中林有本希指
劾續祚不孝不忠四月與周鍾同賜自盡故事小臣

無賜自盡者因左良玉兵東下故大鍼革急殺之

徐石麒字寶摩嘉興人天啓二年進士授工部營繕主事完節慎庫魏忠賢兼領惜薪司所需銀錢悉從庫發石麒每持故事格之忠賢屢使其黨噪于庭不為動會御史黃尊素坐忤忠賢下詔獄石麒以座主故為盡力忠賢益怒遂執新城侯王昇子下獄令誣賄石麒捕繫其家人勒完贓而削其籍忠賢敗事乃白崇禎三年起南京禮部主事就遷考功郎中八年佐尚書鄭三後京察澄汰至公歷尚寶卿應天府丞民苦僉報馬戶率破家石麒更為召募困遂解十一

年春入賀時三俊為刑部尚書下獄詞臣黃道周黃景昉于謙筵救之帝意未釋石麒言三俊歷事四朝官至尚書炊烟屢絕下獄之日猶酌酒相慶謂朋謀欺罔臣敢剖心以明之帝得疏心動然猶嚴旨詰責之越數日三俊竟獲釋石麒官南京十餘年始入為左通政十三年五月召對陳邊計甚悉中言陛下驟增兵餉至一千五百萬而兵又衰弱乞日誅生聚教訓之方俾元氣充足即滅賊有餘帝領之累遷光祿卿通政使擢刑部右侍郎會推闡臣石麒與馬帝召對便殿獨不赴帝疑吏部尚書李日宣有私并與

推房可壯等三人執下吏人以石麒為知幾無何帝
惡刑官輒擬日宣等獄奪左侍郎惠世揚職貶石麒
二秩代掌部事石麒請留世揚賜已歸不允旋進左
仍署部事陳新甲下獄給事中廖國遴楊枝起光時
亨倪仁植倡議必殺之及入其賄為營救于石麒大
學士周延儒以下亦多救之石麒持之堅卒論死新
甲既死張若麒亦當誅多與援司官不敢決石麒急
按之論如法時有清獄之詔石麒先上情法不合者
數十人多獲減免尋擢本部尚書中官劉元斌以縱
軍淫掠誅其黨王裕民坐欺隱不舉下獄帝欲殺之

初令三法司同鞠後尚付刑部石麒麟議令成烟瘴奏
成署院寺名以進都御史劄宗周等不知也帝怒其
失出先召許宗周對曰此獄非臣欺不敢妄奏帝益
怒宗周徐曰臣難不與聞然聞讞詞已曲盡情事帝
乃霽顏曰此奴錢神有靈鑿百足之蟲至死不僵宗
周曰刑官所執者法耳法如是止石麒麟非私裕民也
帝曰此奴欺固實甚卿等不知耳宗周曰內庭隱微
之奸非臣等所知乃令石麒麟改讞詞竟棄之市頃之
宗周以救姜珠熊開元獲嚴譴僉都御史金光宸救
之奪職石麒麟兩疏請留不納珠開元既下詔獄移刑

官定罪石麒麟據原詞擬開元贖徒塚鋪戍不復鞠訊
帝怒責對狀石麒麟援故事對且引罪歸己乞宥司官
帝怒不解除司官三人名石麒麟落職閒住吏部尚書
鄭三俊等公疏乞留不許福王監國南京召拜右都
御史未任改吏部尚書再疏力辭舉三俊自代優旨
不允入朝奏陳省庶官慎破格行久任重名器嚴起
廢明保舉交堂廉七事褻納之時當考選與都御史
劉宗周擬莊元辰等十三人為科道馬士英庇其私
人更易殆半御史黃耳陽給事中陸訥有物議石麒
以年例出之初意賄奄人傳旨留用石麒麟憤發訥通

內之非謂志疏詆石麒麟石麒麟遂稱疾乞休無何拜尚
亦兩疏劾石麒麟一言等劾吳昌時代為報復一言枉
殺陳新甲致敗款局石麒麟益憤歷叙昔年和議始末
及新甲欺罔隱情用力詰罷斥卒引去石麒麟方清
介士英挾定策功將圖封石麒麟議格之中責田成革
納賄請為石麒麟皆拒不應且疏劾由是內外皆怒搆
之去去以登極恩加太子太保明年南都亡石麒麟移
居城外及郟城將破石麒麟曰吾大臣也城亡與亡豈
宜苟活復入居城中以閏六月二十六日朝服自縊
死年六十有八

高倬忠州人天啓五年進士徐德清知縣調金華崇
禎四年徵授御史鎮守薊鎮中官鄧希詔與總督曹
文衡相訐奏倬言文衡骯髒成性必不能仰鼻息于
中官希詔睚眦未忘又何能化戈矛為同氣封疆事
重宜撤希詔安文衡心若文衡果不足用亦宜速為
更置勿使中官叅之諸邊鎮臣如希詔者不少使人
人效希詔將督撫之展采益難即諸邊督撫如文衡
者亦不少使人人效文衡將邊事之廢壞愈甚惟聖
明早計毋以封疆為戲疏入忤旨貶一秩視事巡視
革場失火與給事中馬思理監督主事王瀾初江之

遠並視職下吏廷臣屢疏申救俱不納適年熟審給
事吳甘來等復以為言始釋歸起上林署丞稍遷大
理右寺副十一年五月火星逆行詔修省倬以近年
刑獄滋繁而法官務停聞請勅諸司克期奏報大者
一旬小者五日其奉旨獲讞者或五日三日務裨積
案盡疏囹圄衰減帝為採納累遷南京太僕卿太僕
故駐滁州倬以大盜日擾江北而滁為南都西北門
戶請即募州人為兵俾保障鄉土從之十六年二月
擢右僉都御史提督操江其秋帝欲專任武臣劉孔
昭汰操江文臣召倬別用未赴而京師陷福王立于

南京用為工部右侍郎御用監內官請給工料錢置
龍鳳几榻諸器物及宮殿陳設金玉諸寶計貲數十
萬俾及尚書何應瑞力請裁省光祿寺請辦御用器
至一萬五千七百有奇俾又以為言皆不納明年二
月由左侍郎拜刑部尚書

大清兵入南京俾投環死時大臣殉難者惟俾與張
捷楊維垣而庶寮則有黃端伯劉成治吳嘉循龔廷
祥以及雜流諸生陳于階吳可箕黃金壘陳士達之
屬

端伯字元公建昌新城人崇禎元年進士歷寧波杭

州二府推官行取赴都以母憂歸益王居建昌不法
端伯服闋入都疏陳其狀王亦劾端伯離間親藩及
出妻酤酒諸事有詔候勘端伯避居盧小福王立大
學士姜曰廣薦起之明年三月授儀制主事五月
大清兵渡江適南都百官皆迎降端伯不出遣使捕
之搥其妾端伯前端伯不視曰殺即殺誓不投搨乃
繫之獄閏四月屢諭之降且誘以顯職終不為動獄
中作明夷錄臨刑一卒左刃之手戰栗棄刃走一卒
右刃之亦戰栗走端伯厲聲曰吾心不死頸不可斷
須先刺吾心後一卒從之乃絕成治字廣如漢陽人

崇禎七年進士歷官戶部郎中

大兵至忻城伯趙之龍將出降先入戶部封府庫咸
治憤拳擊之之龍亟走免已聞百官皆降自經于堂
上嘉清字繩如松江華亭人天啓四年舉于鄉歷官
戶部主事為人方正不苟時已奉使出都聞變亟還
謁方孝孺祠從容投繯死廷祥字伯興無錫人馬世
奇門人也崇禎十六年進士為中書舍人知國祚必
移寄書其子預以死自誓及城破與友人約偕死其
友背之廷祥蕭衣冠步至武定橋投水死于借上海
人為欽天監博士自縊于公署可算徽州人為國子

監生題詩衣衿上縊死鷄鳴山閔壯繆祠金壘江寧
人聞大臣皆迎降大書于壁曰大明武舉黃金壘一
死以愧人臣而懷二心者遂自經士達南京布衣投
水死

祁彪佳字弘吉山陰人五世祖司員御史池州知府
曾祖清陝西右布政使伯祖汝東兩淮鹽運使父承
燦江西右叅政彪佳生而英特平姿絕人年十七舉
于鄉又四年第天啓二年進士授興化府推官吏民
易其年少彪佳剖決精明庶務畢舉始畏服巡按御
史率倚推官為耳目其胥吏奸惡無問者彪佳倡議

凡訪犯先從推官左右始人服其公后數年政績大著以外艱歸崇禎四年起擢御史疏陳賞罰之要言黜功因一級疑稽三年之叙且恩及督撫總帥帷幄大將而陷敵衝鋒之將士不預何以勵行間小東之變六城連陷未嘗議及一官欺蒙之習不可不破帝亟命議行時東西用兵軍情奏報悉禁抄傳彪佳極言不可踰年言九列之長詰責時聞憲臣陳于度四朝遺老遽被重譴恐諸臣怵履威競為迎合揣摩以保名位臣所慮于大臣者此也方伯或至一二考臺員或至十餘載未得遷除而監司守令多貶秩停俸

臣子精神才具不能稍有餘地展布發舒急功赴名
之心不勝其掩罪匿瑕之念臣所慮于小臣者此也
撫按之事多令中官監視會同開水火之端其患顯
落交結之漸其患深臣所慮于內臣者此也忤旨難
責辱上令籌天下全局疏以策閩寧制登海為二大
要分析中州秦晉之流賊江右楚粵之小賊浙閩東
粵之海賊滇黔楚蜀之土賊為四大勢極陳控制駕
馭之宜而歸其要于戡行伍以節餉實衛所以銷兵
帝褒納之復陳民間十四大苦曰里甲曰虛糧曰行
戶曰搜贓曰欵提曰隔提曰訐訟曰窩訪曰私稅曰

私鑄曰解運曰馬戶曰鹽丁曰雜民帝善其言下之
所司亦不能盡用也南京兵部尚書傅振商襄邁劾
罷之出按蘇松諸府革弊政興良法廉積猶四人杖
殺之宜興民焚翰林陳于鼎于泰廬發其祖墓并首
輔周延儒祖墓彪住捕治如法而于延儒無所拘延
儒憾之登回道考覈諷王者錫秩一級帝察其無罪
令降俸而已尋以侍養歸家居九年母服終召掌河
南道事劉宗周金光宸得罪抗疏乞留不納十六年
佐大計問道莫敢及門疏劾戶部侍郎王正志督餉
山東聞警輒移家避去得旨速核吳昌時壬午例不

移會掌道彪住極論其素制弄權曷時迄獲罪尋刷
卷南幾乞休不允便道還家北都變聞慟哭趨赴南
京會福王至以五月朔日謁孝陵居內守併府諸臣
進謁彪住首陳紀綱法度為立國本次及發號用人
二事越二日王將監國侍郎呂大器初主立潞王及
是懼禍欲自竭請後日即登極彪住言監國名極正
遽議登極何以服人心謝江北將士請俟發喪服滿
始議其儀從之又二日疏陳致治大本語甚剴切王
嘉納之高傑駐揚州縱兵淫掠士民奔避江南無賴
民乘機剽效廷議以彪住嘗按吳有威望命往宣諭

新僞亂者數人宣布赦文甄別有司賢否一方遂安
其月遷大理寺丞旋擢右舍都御史巡撫江南蘇州
諸生聞其御少營事項煜等從賊紛紛檄討奸民肆
焚劫煜典大理寺正錢位坤通政司叅議宋學顯禮
部員外郎湯有慶四家蕩洗無遺常熟又焚給事中
侍歟家三代四棺俱毀彪佳請將從逆諸臣議罪使
士庶無所藉口則焚掠之徒可加等治乞之詔設廠
衛緝事官彪佳上言洪武初官民有犯或收繫錦衣
衛當事者因非法凌虐高皇帝乃于二十年焚其刑
具送囚刑部是祖制原無諸獄也後乃以羅織為事

雖朝廷爪牙實權奸鷹狗舉朝盡知其枉而法司無
敢雪慘酷等未周平反無徐杜此詔獄之禁也永樂
間設立東廠始開告密無籍充徒杖為廝徒飛誣偏
及善良赤子立致鉅萬招承多出私拷怨憤充塞京
畿欲絕苞苴苞苴彌盛欲清奸宄奸宄益多此緝事
之禁也若夫刑不上大夫祖宗忠厚立國之本及逆
瑾用事始去衣受杖刑章不歸司敗朴責多及直臣
本無可殺之罪乃加必死之刑血濺玉階肉飛金陸
班行削色氣短神搖卽卹錄隨頒已魂驚骨削矣朝
廷徒受慢疎之名天下反歸忠貞之譽此廷杖之禁

也疏奏大學士姜曰廣擬俞旨群奄共撓之曰廣抗
疏力爭曰緝事不除宗社且不可知何嚴衛之有乃
命五城御史體訪督輔史可法部將劉聲基陳可立
張應夢于永綬駐京口浙江入衛都司黃之奎亦部
水陸兵三四千戍其地之奎御軍嚴四將兵恣橫刃
傷民浙兵縛而投之江遂有隙已而守倂李大開統
浙江斫鎮兵馬鎮兵遂與相擊大開中矢死亂兵大
焚掠死者四百人民財罄盡彪佳疾至而永綬等遁
去奏聞命四將赴可法軍前聽核不能罪也彪佳行
視被難家媪卹備至民感悅四鎮咸欲寄家江南憚

彪任威以書通問報書感以大義自是無一卒渡江
者高傑據瓜州尤跋扈彪往會至期風大作
傑謂彪往必不敢渡彪往携吏卒數人往傑大駭異
盡撤兵衛會于大觀樓彪往披肝膈勉以共獎王室
傑曰傑聞人多矣如公傑甘為死公一日在吳傑一
日遵公約共飯而別時馬士英革疾彪往甚嗾私人
朱統鑣劾之丹徒張捷里居啣彪往接之疎及是掌
吏部御史張孫振復希指劾之謂彪往初沮登極者
為潞王也十一月彪往竟移疾去明年五月南都失守
六月杭州復失守彪往即絕粒至閏六月四日絕家人

先寢遂端坐池中而死年四十有四唐王贈少保兵部尚書謚忠敏

論曰歷代偏居江左必有人馬挺身天整繫東南半壁之命而措之安不然神州陸沉禍可立見也可法清謹有餘而揮霍不足枕戈待旦依然文墨議論而已攬轡而澄清豈其能乎至弘圖曰廣之徒丰骨稜稜寧曰不正然亦難言匡濟矣當是時盆子東昏烏知大計而二奸弄權于內四帥跋扈于外蕭牆禍劇事在燃著雖有謝傅夷吾未易措手何況書空咄咄之子耶從來安內攘外本末較然苟心志之未祛亦

何有乎哉禮先銅駝荆棘不旋踵而嗟江水之咽也